

近现代妇女报刊与 中国女性文学的文献研究

刘 钊

【摘要】近现代妇女报刊发轫于清末,兴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妇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21世纪以来,随着报刊文献被影印出版、数据库的逐渐普及,更多被长期埋没的妇女报刊被发掘出来,进入女性文学研究视野。妇女报刊致力于启蒙女界,开设各类文学专栏,扶持女性创作,服务女性读者,其文学文献价值在基础薄弱的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女性文学研究运用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有利于处理好史料与批评、性别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发挥妇女报刊与多种文献相互补证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打开文学与性别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思路,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妇女报刊;女性文学;性别研究;文献学

【作者简介】刘钊,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性别研究(吉林 长春 130032)。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24.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走向繁荣,出现了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史料与史论、史实与现实、性别与审美等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凸显出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近现代文学领域形成重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趋势,各种报刊文献被陆续影印出版,大型报刊数据库建设日益成熟,许多湮没了百余年的报刊被重新发现和整理出来,原本发行量较小、不被文学研究界所重视的近现代妇女报刊进入女性文学研究视野。从文献建设与研究的角度整体观照20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1898-1918年这20年里,曾经因史料匮乏而导致研究出现“盲点”^①,其时正是近现代妇女报刊的发轫之时。2000年以来,学界利用近现代妇女报刊史料及其它文学文献,取得一系列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研究成果。有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总结女性文学研究利用近现代妇女报刊文学文献的优势与局限,探讨文献学方法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实践路径,以妇女报刊与多种文学文献、史学文献互补的思路,打开文学与性别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思路,以求进一步拓展近现代女性文学的研究空间。^②

一、近现代妇女报刊的发展历程

报刊为报纸、期刊(杂志)的总称,包括综合性报刊、专门类和专业类报刊。妇女报刊与文学期刊同属于专门类报刊。妇女报刊的出现,最初承载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诉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性别与文学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具有同样的工具性价值,因而,女权思想引入中国后,妇女报刊兴起并得到发展。“所谓妇女报刊,是指以妇女为主要阅读(或主要服务)对象的报纸杂志。它既包括专门的妇女报纸刊物,也包括一般报刊史上的妇女专栏,以及各类女子学校的校刊、学报”^③。近现代妇女报刊中必备文学专栏,发表各体文学作

品,以实现教育与休闲两大主要功能,具体表现为宣传男女平等、辅助女子教育、传播家政知识、发表女性作品、愉悦女性生活。

自1898年《女学报》问世,第一份妇女报刊至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由于时间久远、同名、中断、易名、易主、散佚等多种原因,妇女报刊至今很难统计出准确数据。最早管窥妇女报刊类文献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④,搜集整理了1857—1918年间的近代期刊目录,共3卷6册,其中包括秋瑾办的《中国女报》等妇女报刊,但数量有限。21世纪第一个10年出现影印出版报刊文献的热潮,线装书局于2006年和2008年分三批先后影印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共计305册,收录妇女报刊116种,是至今规模最大的一部妇女报刊目录汇编。《序言》中指出:“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收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创办了一百四十余种女性期刊,这可能还不是全部……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所创办的女性期刊应不会少于一百五十种。”^⑤这个数字明显地低估了近现代妇女报刊的规模,因为姜纬堂、刘宁元主编的《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整理出来仅北京(北平)一地的妇女报刊就已经有110种^⑥,况且包括妇女报刊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出版和发行中心始终在上海。田景昆、郑晓燕在《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通览》一书中提供了1898—1989年间中国妇女报刊目录620种,其中1898—1949年间有504种。^⑦2012年,刘人锋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跨越百年的妇女报刊史专著《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统计出1898—2007年间的妇女报刊807种,其中1898—1949年间为548种。^⑧这些数据都不准确,除去散佚等原因,统计者对于妇女报刊概念把握的标准不同也导致数据不实,如将妇科医学刊物纳入其中明显不适合。依据刘人锋提供的目录信息,分析各时期妇女报刊的创刊数量分布,有利于清晰把握20世纪上半叶近现代妇女报刊的发展动态。

图1将1898—1949年间的近现代妇女报刊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划分的标准除了依据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分期外,还考虑了妇女报刊自身发展的特点。

1911年6月,狄葆贤主持的时报馆创办《妇女时报》,开创了商业性的图书出版机构创办和经营妇女杂志的模式。1919年3月6日,时报馆又首创《时报》附张《妇女周刊》,引领了综合性报刊创办妇女周刊的潮头。因各时期时间长度不一,按年均创刊数量看妇女报刊的发展状况比较客观,从中可见其总体趋势是不断增长的,20世纪30—40年代尤为突出。

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1898—1910)的37种妇女报刊中,有陈撷芬的《女报》(1899,后更名《女学报》,上海—横滨)、秋瑾的《白话》(1904,东京)和《中国女报》(1907,上海)、唐群英的《留日女学生杂志》(1905,东京)、张展云的《北京女报》(1905,北京)、燕斌的《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东京)等。革命派男性知识分子办的妇女报刊有丁初我的《女子世界》(1904,常熟)、陈志群的《神州女报》(1907,上海)等。何震夫妇合办《天义报》(1907,东京)宣传无政府主义女权思想。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突出特点是传统知识女性开始走出闺房,积极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等,女权思想呈现多元形态。^⑨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夕(1911—1918)创刊50种妇女报刊,为新文化思想的酝酿发生期。民国政府制定的临时宪法没有兑现男女平等的承诺,激起早期女权运动领导人们组织妇女团体的办刊热潮,如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任总编)《女子白话旬报》(1912,北京)、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经理张昭汉)《神州女报》(1912,上海)、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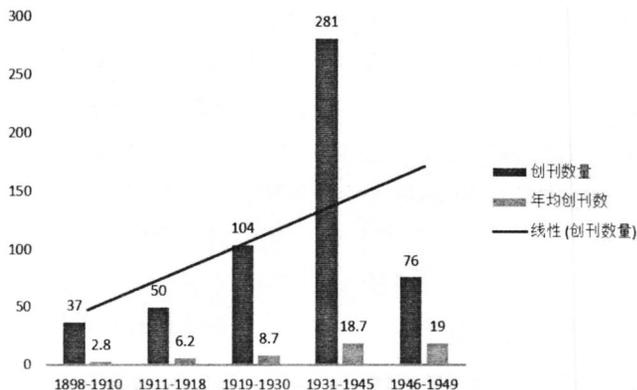


图1 妇女报刊数量年度分布图

责人张汉英)《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1913,上海)等。但是,这些报刊随着女权消歇很快被兴起的休闲娱乐类报刊所代替,如高剑华夫妇的《眉语》(1914,上海)、新旧废物(王均卿)的《香艳杂志》(1914,上海)、天虚我生(陈栩)的《女子世界》(1914,上海)等。这时期商办妇女报刊开始占据主流市场,有时报馆的《妇女时报》(1911,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1915,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1915,上海)等,妇女报刊中的文学专栏多,文学性突出地强。

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前(1919-1930)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妇女报刊发展时期,有104种妇女报刊面世,宣传新思想、塑造新妇女是这一时期报刊宣传的主要内容,章锡琛办的《新女性》(1926,上海)争议和影响较大。随着《时报·妇女周刊》(1919,上海)、《益世报·女子周刊》(1920,北京)、《京报·妇女周刊》(1924,北京)、《世界日报·妇女界》(1925,北京)等报纸副刊兴起,妇女报刊的出版频次提高,影响面扩大。同时,沈玄庐、陈独秀等办的《劳动与妇女》(1921,广州)、陈望道等人和向警予先后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1,上海)和《妇女周报》(1923,上海)、邓颖超等负责的《妇女之声》(1926,广州)等政党办的妇女报刊问世。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1923,北京)等为代表的高、中等女子学校校报重点刊发女学生的文学作品。《女青年月刊》(1922,上海)和《节制》(1922,上海)是受基督教会经费支持的两份杂志,由女性独立办刊并有留美归国女性参与,宣扬女国民责任,宗教色彩比较淡薄,组织女性文学专刊、专栏以及女性文学的评奖活动。这是思想开放促成政党、学校、文化机构、妇女组织和宗教团体多渠道办报的历史时期。

在民族国家御敌抗战的艰苦时期(1931-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妇女报刊得到快速发展,分别创刊281种和76种,但年均数量基本持平,是上一时期的近三倍,可以说,近现代妇女报刊的繁荣期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时期的妇女报刊以抗日救亡为主旨,鼓舞妇女参加抗战。个人办刊有黄心

勉夫妇的《女子月刊》(1933,上海),副刊有沈兹九先后主编的《申报》副刊《妇女园地》(1934,上海)和《妇女生活》(1935,上海—武汉—重庆)。进入全民抗战时期后,以抗战为题的报刊,如《战时妇女》(1939,西安)等不胜枚举。《妇女工作》(1939,贵阳)、《中国妇女》(1939,延安)、《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1940,重庆)等地的妇女报刊数量迅速增长,显示出妇女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同时,新文化运动形塑“新女性”的社会思潮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息,以《新妇女》《新女性》《女青年》等为刊名的杂志繁多,包括曹孟君负责的《现代妇女》(1943,重庆—上海),都体现了妇女运动不断进取的成就。女性办专门的文艺期刊是一个特色,如赵清阁的《弹花》(1938,武汉—重庆)、田村俊子和关露办的《女声》(1942,上海)等,侧面反映了文学期刊的发展也进入高潮期。《女青年月刊》等妇女报刊办妇女与文学类专号,专门的文学期刊《真美善》办女作家专号,说明清末民初时期将思想文化与文学文艺杂糅的妇女办刊思路已经发生改变,女性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投向文学期刊上发表。

二、妇女报刊中的文学文献

报刊中的文学文献是指“文艺报刊、综合性报刊或其他专业报刊中的文学性副刊和专栏。它们以发表作品、文学评论、作家和作品研究,以及文学思潮、社团流派资料为宗旨,构成报刊中文学史料的主体”^⑩。作家本人文集、日记、书信及当事人的回忆录被视为文学文献的第一层级,是“最有价值的基础资料”^⑩,但在近现代报刊传播的媒介环境中,它们被公布出来的主要渠道也是报刊发行和影印出版,这就使报刊中的文学文献成为最接近第一手基础资料原貌的文献种类。

妇女报刊中的文学文献主要是指妇女杂志、报纸副刊、女校校刊中的文学专栏,女性办的文学专门期刊,如赵清阁办的《弹花》等。当然,妇女报刊的办刊人、撰稿人并不局限于女性,比如,陈景韩、包天笑、徐卓呆、周瘦鹃、刘半农等人作为《妇女时报》的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等人曾为商

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撰稿,丁景唐以歌青春、乐未央、戈庆春、秦月等笔名在《女声》上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文章,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应该说,妇女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女性自我低吟的产物,而是思想启蒙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研究社会思潮和男性个体思想与创作的原始资料。诸如,20世纪初期产生重大影响的《女子世界》,是在“苏报案”发后、各地反清革命报刊被镇压的背景下由丁初我、金天翻、柳亚子等爱国青年创办的,发表了金一的《女子世界创刊词》《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说》、周作人的《侠女奴》等诸多文章和作品。这本杂志是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国女权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金天翻、周作人等文学家不可回避的基础资料。妇女报刊中的文学文献针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从文学刊物和文学专栏中辨析、发现已有文学史叙事之外存在于历史现场的女性作家和作品,以利于更为全面地认知、探讨女性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类中的文学实践。

1899年,陈撷芬创办的《女报》,因稿源问题而中途停刊。1902年复刊,更名为《女学报》,序号续前,其中文章大多由陈撷芬亲自撰写,署名撷芬或楚南女子。现今能够查阅到《女学报》第二年第一至三期和她1903年随父逃往日本后出版的第四期。第二年第一期的栏目设置有插图、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译件、专件、尺素、词翰和谐译,至第四期也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去除专件,增加了留学界和世界十女杰演义两个栏目。实际上,留学界中《胡女史彬夏演说》可归入演说栏,译件中的《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②与世界十女杰演义中的《美世儿》在主题和文体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均属叙事文学文体。词翰专栏并非仅发表词作,而是诗词同在,且以诗为多,如《戒缠足诗》等。因为当时女性的创作力量不足,《女学报》栏目不多、文章篇幅不大,但是论说、演说、外国女子传记这些栏目时效性强,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在白话文创作尚未在知识界得到普遍认可之时,妇女报刊开设演说专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外国女子

追求男女平权的故事,具有很好的女界启蒙效果。论说文《中国女界之前途》等论证男女平等的必要性,演说文《群》和《做学生的快乐》用白话讲女子应该合群和上学的道理,《美世儿》言简意赅介绍西方女性的独立性,展示了清末知识女性驾驭多种文体的能力。

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是江苏青年的同人办刊,包括陈以益续出一期,共出刊18期,迄今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它每期的栏目设置前后也没有太多变化,常设的有社说、演坛、传记、译林、小说、谈藪、科学、教育、卫生、文丛、女学文丛、事件、记事、文苑、专件、时事批评等。专件为读者来信,除此之外,这些栏目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科学、教育、卫生属于科普类,事件、记事、时事批评为时事新闻类,其余均属当时文体观念中的文章。社说、演坛、谈藪、文丛和女学文丛中混杂着文学、非文学的作品。小说中包括传奇,看出叙事文学门类也没有细致地区分。小说以“会稽十八龄女子吴萍云”“萍云女士”署名为多,是周作人假女士之名而作。女学文丛中实名发表作品的女性有胡彬夏、秋瑾、吕碧城、张昭汉、吴弱男、杜清池等人,但也混入了“萍云女士”。文苑连载“因花集”和“攻玉集”,“因花集”作者常标“女士”字样,以示与“攻玉集”作者的性别区别,但这只是大致的推断。“男子拟闺音”并非源自清末,但梁启超策划罗普创作《东欧女豪杰》署名“岭南羽衣女士”的性质与之不同,有让独立女性“现身说法”的意图,因为这个笔名明显使人误解为作者是张竹君。此后,妇女报刊中男性冒名女子发表文章的现象常有出现,至五四以后,茅盾、丁景唐等人也有过类似经历。周作人等一些男性作者对妇女报刊“投其所好”,客观上弥补了女性创作稿源不足的问题,但是,一些作家的笔名繁杂,使清末民初报刊文章作者的性别考辨成为女性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个“工程”。从办刊和作者性别的角度看,《中国新女界杂志》大概是比较独立的一本女性杂志。它是河南留日女学生燕斌1907年创刊于日本东京的,经费得到河南开明富裕的刘青霞女士的支持。它的栏目设置与《女子世界》大体

相同,但更加简洁通俗,以第四期为例,专栏依次为:图画、文论、演说、传记、家庭、教育界、女艺界、通俗科学、卫生顾问、文艺、小说几个专栏。除家庭、教育界、通俗科学、卫生顾问外,其余均为文学艺术栏目。刊物的撰稿人同样有限,燕斌以“炼石”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各体作品,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它在当时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一本杂志,发行量远远超过同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受革命氛围的影响,杂志不可避免地具有宣传虚无党的暴力倾向,所以在出版了第六期后被清政府查封停刊。

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1915-1931)是商办报刊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得到中外学术界关注最多的一份杂志。它最初由王蕴章主编,栏目沿袭上述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栏目设置,除学艺、家政、纪载、余兴、补白几个栏目外,还有名著、小说、译海、文苑、传记等专门的文学栏目。1919年后,报刊业竞争激烈,《妇女杂志》主张改革,编辑风格开始变化,除文章加上了新式标点,办刊宗旨也力求不再“循规蹈矩”。第五卷第十二号(1919年12月)的社说栏发表《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一文,明确提出今后办刊以“女子解放”为大目的。从王蕴章到章锡琛两任主编的转换体现了思想界从传播女权到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变革。1921年,章锡琛开始主编《妇女杂志》,推出“妇女运动号”“娼妓问题号”“新性道德号”等专号,这些有违“道德”的敏感问题在杂志上大肆谈论后掀起风波导致他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由杜就田、叶圣陶先后接手,但已不如当年的影响力大。《妇女杂志》办刊17年,经历了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作家队伍的更新换代也在其中有所表现。譬如,创刊号(1915年1月)发表了高旭的传记作品《孝女何爱文传》、第五卷第一至十二号(1919年1月至12月)连载了林纾、王庆通合译的法国小仲马的长篇小说《九原可作》,这是五四前的“旧派”作家创作。1920年初,沈雁冰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另一份杂志《小说月报》的革新,他也一直是《妇女杂志》的办刊主力。1922年,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发表

在《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一、二、九号)上,1922年和1924年间还发表了《鸭的喜剧》(第八卷第十二号)、《幸福的家庭》(第十卷第三号)和《娜拉走后怎样》(第十卷第八号),是他在新的文学时代对《妇女杂志》的支持。杜就田主编时期,注重社会问题讨论,文学创作有所削弱。叶圣陶主编时期对此有所改变,比如,1931年1—6月和8—11月几乎全年都在连载李健吾的长篇小说《心病》(第十七卷第一至六号、第八号至十一号)。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妇女杂志》被迫停刊,文学女性从此失去这个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自问世以来,妇女报刊便一直注意培养女性创作力量。《妇女杂志》因办刊时间跨度大,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女性的创作情况。相较于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这些大名鼎鼎的男性作家,《妇女杂志》的女性作家群体明显是有些沉寂的。徐自华、张蕙如、胡彬夏、华璧、薛锦琴、陈竹影、白鸥女士、易瑜、汤修慧、李昭实、陈衡哲、向警予、庐隐、陈学昭等人的创作涉及论说文、诗词、弹词、小说、小品文等各种新旧文体,体现了民初新旧交互的女作家队伍组成状况,其中有徐自华等传统知识女性、薛锦琴等女留学生和庐隐等五四新女性。她们的作品虽然新旧文体纷呈,但在思想和创作上均为时代先进的女性代表。胡彬夏先后留学于日本和美国,1916年回国后曾经兼任《妇女杂志》主编一年。她始终坚守“女国民”思想,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二十世纪之新精神》《二十世纪之新女子》等文,极力倡导建设“新思想”、塑造“新女子”,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极为契合。庐隐是五四时期卓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东京小品》分9次连载于《妇女杂志》。1937年,北新书局出版她的作品集《东京小品》,在连载的《东京小品》之外加入了她的一些小说作品,体现了《妇女杂志》原创作品“第一层级”的文献价值。

1925年,章锡琛被迫离开《妇女杂志》后,创办《新女性》。其实,章锡琛在《妇女杂志》办刊风格的转变并非个人喜好。1923年,“妇女问题研究会”成立,发起人为李宗武、沈雁冰、吴觉农、周作人、周建

人、胡愈之等人，章锡琛只是发起人之一，负责通讯处工作。^⑬除《妇女杂志》之外，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也是“妇女问题研究会”的阵地之一，由陈望道、沈雁冰等早期共产党人主编，可见妇女报刊记录了资产阶级女权式微、无产阶级妇女大众的解放运动兴起的过程。《新女性》创刊后，原来《妇女杂志》很强的作者队伍“移师”新杂志，周建人、沈雁冰等人成为创作主力，鲁迅、周作人等也来助阵。陈学昭成长为女作家与妇女报刊有直接关系。1923年底，她参加《时报》《妇女》专栏组织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获得乙等奖（第二名）；1924年，她开始写作系列散文《倦旅》投寄给《妇女杂志》，《倦旅（二）》发表在第十一卷第一期（1925年1月），即“新性道德号”上。她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雨夜》《献给我的爱母》《从马赛到巴黎》等8篇散文，随后，转移到《新女性》阵地，在1926—1928年间，发表《给男性》（第一卷第十二期）、《巴黎人》（第三卷第一期）、《欧行通信》等散文，连载了三篇《旅法通信》。除了鲁迅、茅盾、周建人等《妇女杂志》的撰稿人外，《新女性》还增加了钟敬文、江绍原、孙福熙、孙伏园、戴望舒、孙席珍、彭家煌、赵景深、丰子恺、李芾甘等文学文化界男性名家，女性作者反而少了，包括陈学昭在内，常见名字只有竹影和慧深二位。陈学昭不是像冰心、丁玲那样从文学报刊走上文学道路，完全仰仗于文学前辈们对妇女报刊的关注，这也证明了妇女报刊推进了性别思想进步，它不局限于女性文学研究，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性别观念研究提供了文献价值。竹影发表《人生的真义》《归宿》等5首诗歌，《公平的命运》等散文3篇，慧深发表《暗雨飘摇中……》等7首现代小诗，另有《玲姑》等3篇散文，是有待于研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文学女性。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办“妇女与文学”专号，妇女杂志办女性文学专号是这个时期特有的现象。1929年1月，曾朴父子创办的文学期刊《真美善》由张若谷专办《女作家号》，设置小品、小说、戏曲、传记、忆语几个栏目，庐隐、昌英、白薇、雪林、刘舞心、郭佳玲、陈学昭、吴曙天等人发表了作品，之后

引起国内一段时间关于何为“女作家”的热烈讨论，这似乎带动了妇女报刊办专号的热情。《妇女杂志》第十七卷第七期（1931年7月）设为妇女与文学专号，发表了雪林女士的《清代女词人顾太清》、王春翠的《中国妇女文学谭片》、陈漱琴的《朱淑贞生查子词辩诬》、杨铨的《大地的女儿序》几篇文学批评文章，还有组湘的小说《离家的前夜》，庐隐的《东京小品》也是在这一专号发表。1934年，《女青年月刊》出版十期，将全年杂志设置为十个专号，第三期是妇女与文艺特大号，聘请冰心任顾问。其中发表的文章以女性文学批评文章为主，且大多数为男性批评家之作。与众不同，它开辟了《我的创作经验》一栏，发表了庐隐、凌叔华、王莹、赛珍珠、白鸥、欧查、冰心（来稿先后为序）七位女作家的文章，为女性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三、利用妇女报刊文献研究女性文学的优势与局限

郑振铎认为，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在于“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新材料的发见”和“中国文学的整理”^⑭，指出了文学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妇女报刊是发现女性文学研究新材料的重要渠道。20世纪30年代以后，妇女报刊的文学文献量减少反而凸显了清末民初妇女报刊文学文献的独特价值。利用妇女报刊文献研究女性文学的突出优势正是在于挖掘和发现一批曾经被埋没的女作家群体，进而使学界发现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研究领域。

21世纪以来，郭延礼等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较早地整理了1840—1919年以后女性创作的情况，总结出1900—1919年中国女性小说家、翻译文学家、政论文学家和南社女性作家“四大作家群体”^⑮，将曾经沉寂的徐自华、吕韵清、陈翠娜、刘韵琴、项佩兰、易瑜等诸多女作家做了个案分析。这是20世纪第一代女性文学创作群体，她们接受新知，走出闺房，担起民族国家责任，以各种文体书写大变局时代女性追求现代思想文化的多种路径，形成了清末民初女性形象系列的研究视域。刘堃、李贞玉以反缠

足和早期女子教育为女性形象研究的起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清末民初文学中善女子、烈女、贞女、侠女、女英雄、女国民等女性形象的嬗变。黄湘金研究“女学小说”,探索女学堂中的“英雄”形象以及自由结婚观念的形成。王翠艳、张莉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为研究对象,前者从女权与新文化关系的视角研究清末民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从家国本位到女性本位的转变,后者着重考察女学生向女作家转变的过程,用文学形象的阐释还原了传统知识女性向现代的转型。^⑩

性别研究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社会、经济、文化与文学多学科领域,在综合性、思想类报刊中常设与性别相关的专题讨论,其社会影响力有时远超过一般的妇女报刊。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始终关注妇女问题。改名《新青年》后,自1917年2月起,在第二卷第二号、第三卷第一号、第三卷第四号、第四卷第一号专设“女子问题”专栏,并发表陈钱爱琛的《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梁华兰的《女子教育》、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吴曾兰的《女权评议》等女性作者文章。1918年6月,胡适主编推出《易卜生号》(第四卷第六号),引发“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文学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1936年上海东亚图书馆重印《新青年》前七卷,胡适题字曰:“《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是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这正是《新青年》始终在文学研究中担负文献作用的价值体现,同时也展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与思想史不可分割的特质,其中涉及性别的专栏,彰显了文学与性别的双重价值取向,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在散佚的史料中辨析、考证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得到文学研究的价值提升才是有效的文献研究。夏晓虹、王绯、杨联芬等国内学者,以性别为视角研究晚清以来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的思想文化动力,其学术穿透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女性文本的单纯阐释。^⑪

文学文献学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地带,文献资料考证有时揭开的是文学背后的历史真相。历史的

真相似乎偶然间被发现,实际却是学界长期积累的结果。以张毅汉、黄翠凝、黄璧魂三者关系的发掘、考证为例,郭浩帆首先考证了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的母亲为同时代的小说家黄翠凝,马勤勤利用《小说林》《民国日报·觉悟》《神州日报》《劳动与妇女》等文学期刊、妇女报刊、党刊党报等多种类型的文学文献资料和《清代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出民初小说家黄翠凝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黄璧魂实为一人。^⑫陈平原说:“对于史学家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改变,但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却是必不可少的‘起步’。在这方面,阅读报刊等大众传媒,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⑬在《时报》《妇女周刊》中偶然发现陈撷芬翻译的科学小说以及张默君为她所作的哀悼词,才使这位在妇女史上卓有贡献却早已销声匿迹的历史人物重回文学舞台,随之,陈撷芬与陈衡哲同出一族的亲缘关系也被揭开。^⑭无论是黄翠凝、黄璧魂还是陈撷芬、陈衡哲,她们代表21世纪初期的那一代知识女性在文学与历史的交互中的身份转换。可想而知,报刊史料是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不知还有多少女性的真相等待被发现。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种类的文献可以揭示真相的不同侧面。因而,女性文学研究利用妇女报刊文献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它又不可能独立承担文学研究的文献重任,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文学研究要回到本体,文学类专门期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要强于妇女报刊。1872年11月,我国第一份中文的文学报刊《瀛寰琐记》创刊,至1949年,文学报刊(含副刊)已达四千余份。妇女报刊起步比文学报刊晚了近20年,数量上也仅占其1/5左右。20世纪30—40年代,新闻业的发展促使妇女报刊大有“独立”之势,妇女报刊除探讨新生活、家庭与婚姻等社会现实外,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情况。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之后,宣传抗战的妇女报刊大幅增加,妇女报刊中的文学栏目相应地变少,载文量也随之减少。比如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着重发表李德全等妇女运动领导人的文章,虽在第

五卷第六期(1945年6月)开设写作专号,发表了葛琴、夏衍、臧克家、子冈、凤子等人的文学评论和创作经验谈,其余每期一般仅有一个“文艺”专栏,仅发表2—3篇短小的文学作品。这与清末民初时期妇女报刊文学栏目居半数以上的状况大相径庭。此时,文学期刊发展势头更猛,作家更愿意将作品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以期获得更多的文学读者。女作家也是一样,如冰心、丁玲、白薇等,她们的作品大多会首选发表在文学期刊上,在妇女报刊上发表的偏少。因而,妇女报刊不可能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依靠的唯一文献来源,不可使其绝对化。此外,妇女报刊定位于以女性读者为主,性别色彩较浓,女性文学研究以其为主要文献依据,容易偏向性别文化而削弱文学评价的审美力。因此,处理好批评和史料、性别评价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面对西方女权主义强大的话语背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着力于女性创作与思想,协调统一审美和性别、史料和史论等关系,既充分利用妇女报刊文献,又避免以妇女报刊文献提供的思想史价值取代女性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依托多种类型的文献史料建立起评价女性文学的中心要素:核心概念的演变及其文化症候,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连贯而系统的分析评价标准与方法,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

综上,近现代妇女报刊将现代性的性别观念带入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领域,使女性文学研究伴随着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发生走向传统与现代的转型。21世纪以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老、中、青结合的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队伍共同挖掘出一批被埋没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建构起清末民初女性文学形象史,证明了利用妇女报刊文献开展女性文学研究的优势,弥补了以往清末民初时段女性文学文献建设的不足。近现代妇女报刊提供了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和文学、史学方法交叉的思路。利用文学文献开展研究要依循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缺少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容易

造成材料堆砌,从而失去文献应用的研究效果和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取大数据的手段与能力也影响着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水平。近现代妇女报刊文献只是可利用的女性文学研究路径之一,并不能取代其他途径的学术探究。尽管如此,面对大量无人问津的报刊史料和一些尚待深入研究的女作家作品,女性文学研究仍有很大的文献利用空间。

注释:

①郭延礼:《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评盛英、乔以钢〈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46—150页。

②学界一直通用文献与史料这两个概念,包括文献学与史料学。有学者试图加以区分,认为文献专指有一定价值的文字材料,不包括实物。本文不去辨析文献与史料的概念,以具体论述语境而选择使用,在文献学和史料学两个概念中,则统一使用文献学。

③臧健、董乃强:《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第654页。

④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⑤初国卿:《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述略》,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页。

⑥姜纬堂、刘宁元:《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⑦田景昆、郑晓燕:《1898—1989年中国妇女报刊年录》,《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通览》,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223—280页。

⑧刘人锋:《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⑨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1907年的多元呈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8—132页。

⑩黄海飞:《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起点与分类》,《读书》2021年第8期,第143页。

⑪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中国文学史料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⑫涅几柯儿,现译成南丁格尔。

⑬《妇女问题研究会简章》,《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八号,1923年8月,第120—121页。

⑭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中国文学史科学》,第103页。

⑮郭延礼:《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考论》,《文史哲》2009年第5期,第5—16页。

⑯刘堃:《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韩]李贞玉:《清末民初的“善女子”想象》,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黄湘金:《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⑰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⑱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第128—132页;马勤勤:《近代女性小说的“空白之页”——从“黄翠凝”与“黄璧魂”在文学史与妇女史中的裂变谈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84—96+222页;马勤勤:《从“兴女学”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黄璧魂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考论》,《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第165—176+180页。

⑲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见陈平原、[日]山口守:《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567页。

⑳刘钊、任春雨:《近代报纸“附张”的时代价值——基于〈时报〉与陈撷芬著译小说〈人兽接脑记〉的一次媒介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23—129页;刘钊、李坤:《社会、家庭与文学转型期的知识女性命运——以湖南衡山陈氏家族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为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22—129页。

Research on Literatur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Liu Zhao

Abstrac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rigina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y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reprinting and publication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database applications, more long-neglected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been unearthed and entered the field of women's literature research.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ere dedicated to enlightening women, setting up various literary columns, supporting women's writing, and serving female readers. Their literary and documentary value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search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re the foundation was weak. Women's literature research needs to apply bibliographic theories and methods,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riticism, and between gender and aesthetics, and play a role in the mutual supplementation of women's newspapers and various documents. This will further open up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gender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space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m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Women'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omen's Literature; Gender Studies; Philology